

信息时代尤需精品意识

陈定家

信息革命已成为当代文艺发展引擎之一，悄然改变当代文艺创作理念、审美观念、思维方式、传播模式、接受心理以及批评视角

信息沧海横流，更显文艺本色。当今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己任，越是信息过载，越要披沙拣金，越是信息过载，越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

很长一段历史里，人类所做、所想、所获、所在，都神奇地保存在书中。正如泰戈尔在《图书馆》一文中所说，书籍的灵光被幽禁于书页的囚室，好比喜马拉雅山头的皑皑白雪锁闭着汹涌洪水，图书馆也围拦着随时会一泻千里的思想江河。泰戈尔渴望激活那沉睡千年的滚滚波涛，冲破寂静，冲向广阔的世界，而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似乎正在把这一梦想变成现实。

毋庸赘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革命已成为当代文艺发展引擎之一，悄然改变当代文艺创作理念、审美观念、思维方式、传播模式、接受心理以及批评视角。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信息世界膨胀带来“信息过载”的弊端，面对信息大潮，不迷失自我，不随波逐流，坚守文艺价值，弘扬正能量，对当代文艺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信息革命释放文艺能量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化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文化与文艺生存发展形态。随着文化生产从“铅与火”“光与电”转向“数与网”，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发展风头正健，在文艺发展总体格局中，网络文艺占据着重要地位，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电影、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演出等潜力巨大。以网络小说为创意源头的文艺生产在历史、玄幻、仙侠、魔幻、穿越、言情等题材领域颇为活跃，中国网络文学与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剧并称为当今世界大众文化的“四大奇观”。网络文学“出海”形势喜人，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新途径。

由于网络文艺具有粉丝众多、时尚气息浓、娱乐性强、资本对接灵活等特点，它不仅为传统文艺提供新素材，实现资源“反向输出”，而且还开发出针对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创制模式，拓展了文艺传播的有效覆盖面，基于IP的市场开发和产业链延伸也渐成气候，“影视剧+互联网”的网络剧为助力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新模式。可以说，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化革命不仅丰富了文艺存在方式，改变传统文艺生态系统，而且在塑造中国文艺形象、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加快文艺转型升级、实现传统与现代“超链接”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基于信息技术的推动，新型文艺样式不断涌现，数码艺术、创客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层出不穷，艺术新观念与新概念也如过江之鲫，令人目不暇接。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样式、新观念、新理论无不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网络文艺的跨界创作与即时性互动已成常态。图像、声音、文字仿佛插上翅膀，不受单一媒介限制，向着渴求知识信息和心灵慰藉的人们

艺海观澜

期待写作能回到清晰表达，回到忠实沟通，期待写作反过来倒逼阅读与思考，成为当代文化真正的建设力量

一门高处于规划中的写作课，成为清华大学今年最让人瞩目的课程之一；据悉，清华大学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并计划到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生。

这门“写作与沟通”课其实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逻辑性、说理性的学术写作，即便如此，依然阻挡不了人们将其放入笼统的写作问题讨论的热情。写作何以成为问题？要知道今天可是个极大释放写作能量的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交媒体的兴盛，让写作从产出到传播都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参与写作的热情越来越高，互联

飞翔，丰富着大众的文化选择，而大众也以前所未有的能动性参与到文艺生产传播中来。

过载与滥造互为因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人们为信息时代的极大丰富欢呼雀跃时，“潘多拉魔盒”也随之悄然打开。各式各样的自媒体呼啸而出，图像、声音、文字的海量数据流纷纷涌向“云端”，人们对信息的追求永无止境；信息增长越快，欲望越是强烈。与此同时，信息高速公路的拓展速度与管理水准，却常常满足不了信息急剧增长的需求。于是，“秩序混乱”“交通阻塞”难以避免。在物质层面上，信息过载带来的是设备内存溢出或频繁死机；而在接受心理层面，信息过载使得信息接受者焦虑不安，无法冷静地搜索和取用对自身有用的信息，严重者甚至放弃自我判断，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如此一来，信息过载成为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一大障碍，也给文艺生产传播埋下隐患。

康德说过，“大海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除了美丽、壮阔、坦荡外，还有一种自我净化功能。”但这种功能终究有限，一旦污染超过极限，后果不堪设想。信息空间同样存在这样的“限度”问题，文艺领域也不例外。20世纪初，有诗人曾歌颂烟囪冒出的滚滚浓烟，将其誉为“盛开的黑牡丹”，赢得当时读者的喝彩，因为那时提倡发展工业，“碳排放”尚未对大气自净功能构成致命威胁。但这一热情比喻在今天只能招致反对，因为“盛开的黑牡丹”正带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犹如突破空气自净功能底线的“黑牡丹”一样，信息过载也是一种生态失衡，是信息“自组织系统”失控和无目的恶性膨胀的结果。

如前所述，网络文艺创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艺术生产模式，改写了创作理念与惯例。与传统文艺创作“两

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精神相比，“快些，再快些”成为网络创作与传播成功的要诀。不少网络作家，日出万言，常年不辍，商品意识遮蔽了精品意识。至于网上网下形形色色的改编改写，其速成与高产更是令人咋舌。早在网络兴起之前，就有人惊呼人类步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尽管人们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网络造成如此猛烈的信息狂飙还是让人始料未及，震撼不已。

对于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精神产品生产而言，信息过载有时甚至比信息缺失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海量信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新作品新产品轮番轰炸，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判断标准，甚至导致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的现象，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之作趁机大行其道，某些调侃崇高、消费历史、戏说经典的所谓“创作”也浑水摸鱼。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通读作品，哪怕面对的是一篇散文、一首短诗，不少人也只是浏览一下标题而已。面对这种情形，一些作家、艺术家、商家为博“眼球”，加大推销力度，甚至去蹭热度，弃文艺产品的实质内容于不顾。如此一来，信息过载与作品粗制滥造互为因果，长久下去必将破坏文艺生态，给受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小觑。如何改变信息过载与粗制滥造之间的恶性循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确认知与精品意识

在信息研究界颇有影响力的《信息烟尘》一书，就探讨过如何“在信息过载中求生存”的难题。作者认为，信息稀缺的时候，人们将其视为无价之宝；“信息过剩一旦发生，信息就不再对生活质量有所帮助，反而开始制造生活压力和混乱，甚至无知……尽管信息革命创造了诸多奇迹，但是一股黑压压的‘信息烟尘’已飘然而至。”当信息烟尘铺天盖地

与应用层面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知易行难，将来在具体的课程开展上要应对的挑战并不轻松。因为客观地看，写作既是一个技巧问题，格式规范上有章可循，甚至在遣词造句、文采修辞上也有门道——所谓的文章之道；写作又不仅是技巧问题，不是讲讲应用文格式、归纳归纳学术论文规范就能解决的，写作从来不是孤立之现象，它是阅读—思考—写作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英国哲学家培根讲过：“读书使人丰富，讨论使人成熟，写作使人精确。”信息的输出以信息的输入为基础，写作失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阅读匮乏的结果。感叹写作水平下降其实和之前感叹阅读量贫乏是一体两面。所谓浅阅读、浅阅读时代，以及阅读的通俗化、娱乐化、鸡汤化现象，导致写作所立足的土地过于贫瘠。再进一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没有思辨能力，没有持续深入有效的思考，便没有清晰透彻的书面表达。朱光潜说“思想就是使用语言”，语言与思想具有同一性，所以，写作的不知所云背后暴露

之时，被信息淹没者将不在少数。美国学者詹姆斯·布朗指出，当数字化印刷技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制造出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的书刊和报纸，出版物出现无法遏制的连环爆炸效应，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如何处理这排山倒海式的大潮，已成为一个事关人类文化未来的严峻问题。

信息过剩愈是严重，有效信息愈是匮乏。相关研究表明，信息过载不仅会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匮乏，而且还会造成信息污染，并引起信息饥饿、信息孤独、信息上瘾等信息疾病。在泛滥的信息海洋，信息的真实性无法验证，信息误导随时有可能发生，信息的不确定性更是令人不胜惶恐。按照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的说法，“信息是用以消除不确定的东西。”但随着信息爆炸和信息过载的发生，它却逐渐走向了反面。

古人云：少则得，多则惑。过犹不及！如何不为信息过载所惑，是摆在每个当代人面前的问题，更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绕不过去的问题。应对方法之一是培养媒介素养，提升明察明辨的能力。《吕氏春秋·察传》说：“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闻而审之，在信息过载时代尤为必要。在信息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文艺工作者应勇立潮头，擦亮眼睛，去伪存真，敢于对“伪大数据”说不，敢于对“以丑为美”等不良现象说不，始终坚持价值判断和价值引领。

其二则是守好文艺的一方净土，越是信息过载，越要披沙拣金，越是信息过载，越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在这个信息沧海横流的时代，更要凸显文艺本色。在海量信息的竞逐中，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己任，拿出真正经得起考验的精品佳作，凭本事说话，靠品质取胜。文艺发展的历史长河已经证明，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关键是要定心聚力，不畏浮云遮望眼，专心致志地锻造精品，为提升当代中国文艺的含金量而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要积极倡导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以传递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创作要义和使命担当



《青春圆舞曲》是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写下的作品，旋律间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昂扬向上的青春气息，当时很受同学们欢迎。半个多世纪过去，前不久这支曲子再度在舞台上奏响，同样打动今天的年轻人，也恰好呼应着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音乐的本质是什么？是美，是美育。我们的音乐当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中国交响乐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发展，正迈进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本土原创高峰的新阶段，这一进程本身也如一曲跃动的青春之歌。中国交响乐的这条原创之路如何才能更精彩、更富有成效？

从创作思想来说，我认为要积极倡导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界积极学习外国音乐的现代技法。外国的现代技法是要学，决不能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老路。问题在于，学习并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也不能脱离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社会现实。

音乐语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旋律是作品的灵魂。歌曲如此，交响乐也如此。古今中外那些传之久远的经世之作没有例外。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流传最广、上演次数最多，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美好的语言、生动的旋律。只不过交响乐的旋律器乐化了，但即便是贝多芬《命运》交响乐，也有着主导动机那样的音乐语言贯穿发展。《梁祝》《黄河》《红旗颂》这三部交响乐流传几十年，演遍中华大地，并且在世界上树立起中国交响乐的“品牌”，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因为它们都有美好动人的民族音乐语言。所以，要想创作出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必须解决音乐语言问题，单纯的音响堆砌是行不通的。现代技法要和美好的音乐语言相结合，音乐语言民族化是音乐创作取得成功的桥梁。

结构的力量是无穷的，同时是检验作曲家功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作品写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层楼以臻完美，就要看作者驾驭结构的能力。在许多作品甚至广为流传的作品中，都存在结构不严谨的问题，听到这样的地方往往会让人感到不顺，听着听着就会“跑神”。结构的完美减弱了作品的力量。举一反三，小至一首短歌，大至一部长篇交响乐，都是如此。提倡音乐结构的合理发展，就是要站在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高度，按照音乐自身发展规律创作。

中国交响乐要想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还需提倡现代技法中国化。要吸收学习古今中外交响乐发展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以传递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创作要义和使命担当。中国交响乐三大经典《梁祝》《黄河》《红旗颂》，无不表达出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和文化精神。

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上兴起音乐写作的现代技法热，扩大了音乐技术领域，丰富了音乐写作手段和作品表现力。这种思潮也涌入中国，而且来势很猛，蔓延很快。一时间，人们在专业课堂上讲的、专业会议上说的、个人作品上用的非现代技法莫属，谁不如此就不够时尚，就有保守之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贝多芬曾说过：“去吧，向亨德尔学习，他能用简单的手法获得最大的效果。”形式为内容服务，技术服务于思想。形式与技术都要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来取舍，并不是技术越复杂越好。几十年过去，现代技法的发祥地至今没有出现为世界所公认的代表作品。实践告诉我们：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脱离民族土壤的创作是行不通的。

作品反映了时代，时代选择了作品。风起云涌的革命和抗日战争孕育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聂耳没进过音乐学院，他投身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创作出大量工人题材的革命歌曲，成为革命音乐开拓者。他生命最后一年也就是23岁时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冼星海从法国归来，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战斗生活为他后来创作出不朽的《黄河大合唱》奠定基础。二战期间，战斗在前线的肖斯塔科维奇创作出著名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在德国法西斯宣布要占领列宁格勒的那一天，列宁格勒举行隆重集会，演出这部交响乐，以示战胜法西斯的坚强决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取得伟大的历史成就。在此时代背景下，老中青三代作曲家满腔热情从事交响乐创作，朱践耳、杜鸣心、王西麟、郭祖荣已写出多部交响乐；叶小钢、郭文景、关峡、唐建平、张千一等中年作曲家十分勤奋；青年作曲家也跃跃欲试。在新时代感召下，作曲家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正在奋力拼搏，一批新作品、好作品即将问世，将与时代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交响乐是世界文化之瑰宝，是优秀音乐之硕果，是音乐人之所爱，是人民之所需。吸收世界交响乐的优秀成果，以人民为中心，拥抱新时代，向生活要灵感、要激情、要艺术的真善美，坚守文化自信，向民族民间学语言、学曲调、学生动的旋律。走出中国交响乐的创作道路，迎接中国特色交响乐的新辉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傅庚辰，作曲家，1935生于黑龙江。曾任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代表作品有专著《傅庚辰作品集》《傅庚辰谈音乐》、电影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星歌》《映山红》、革命家诗词歌曲系列《大江歌》、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航天之歌》等。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国际音理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称号。



奏响青春圆舞曲

对中国交响乐原创之路的思考

傅庚辰